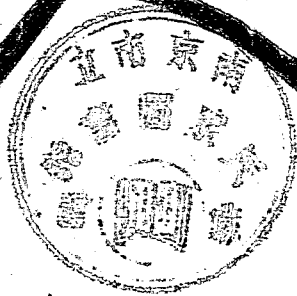


828090



森林植物



M6
1226
141

荒 田

劍 炎 作

南京花牌樓書店出版

1 9 3 4



3 1761 0562 9

『唯美的殘夢，青春的感傷，到現實的覺醒
，集團的吼叫。』

——從田漢戲曲集自序



自序

在這一切都是矛盾，一切都是動亂，一切都是昏暗，一切都是破滅的社會中；「感傷」和「惱怒」，不得不成為大多數人底情調。

感傷和惱怒，也可說是資本主義機器下所製成的貨品，大多數人都不得不買到一點。

我像螞蟻一般，從堅硬的靴下爬來爬去；耗費生命所得到的東西，也只有大堆的感傷，和大堆的惱怒。這些零亂的詩篇，可說是我感傷和惱怒底殘骸。至於殘骸底掩埋，自然全靠這片「荒田」。

、感傷和惱怒——你一刻不曾離我的密友呀，把
你底殘骸，像枯葉般地葬到荒田裏去了。

我又不能不渴望荒田裏，有棵勁草發生——
因為世界底高氣壓，還在窒息着，時代底大旋風，
還在倒轉着。

——作者，1933年終。

荒 田

目 次

是誰.....	(1)
咫尺.....	(4)
苦笑.....	(6)
高尾山中.....	(7)
人形.....	(9)
啄木鳥.....	(11)
我長吟終朝.....	(13)
淚.....	(15)
閨外的黃昏深深.....	(16)
淒烟.....	(19)
臨別.....	(23)
對雪.....	(24)
贈春風.....	(25)
日比谷公園.....	(27)
荒田.....	(29)
秋朝.....	(30)
車窗之前.....	(31)
枯井.....	(33)
今天.....	(37)
信.....	(51)
離痕.....	(53)
北站握別的時期.....	(55)

贈給C與L	(57)
別後	(59)
聽罷你底驪歌	(62)
復	(62)
直率	(65)
地球底憤怒	(73)
詩人	(76)
囚徒	(77)
我在產床上呻吟着	(79)
你們該無需了——我再叮囑	(81)
前線三部曲	(83)
球戰	(90)
殺敵去	(92)
密報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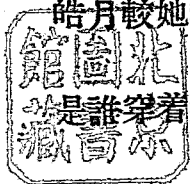
是誰

I

是誰穿着這綠色的衣裳？
明眸像水晶般地澄朗！
碧雲髮下的眉痕細長，
如把春山遙望。

是誰穿着這綠色的衣裳？
憑倚在繡几之旁，
那娉婷嫵娜的風度，
我疑是「甯扶」新裝。

是誰穿着這綠色的衣裳？
嬌艷裏流露着聖潔地端莊。
春花比來庸俗，
皓月較她幽涼。



是誰穿着這綠色的衣裳？

I

(南)

令我幾度地神往！
她雖是默默無言，
已像指示我人生底去向。

是誰穿着這綠色的衣裳？
.....

是誰穿着這綠色的衣裳？
.....

正

對此綠色衣裳的女郎，能將何辭以讚
賞，
她是個姮娥，靜居月堂；
——月堂高在雲邊，
她不管人們底譽謗。

她不管人們底譽謗，
我心終古悽愴，
悽愴終古的我心喲，

可否變做廣寒底宮嬭？

可否變做廣寒底宮嬭，
圍護的人兒，她穿着綠色衣裳？
我底心情啊，
是多麼溫暖而馨香。

是多麼溫暖而馨香，
叩窗的枯葉，却打斷我無聊的幻想
——怎對着不相識的人駒，
也讓她勾起我如許的悵惘。

也讓她勾起我如許的悵惘，
使我空自凝神遙想。
遙想又飛登月堂。
對此綠色衣裳的女郎，能將何辭以讚
賞？

[註]「甯扶」Nymph是山澤間的女神。

咫尺

我矜持地坐在椅上，
你默默地站在案旁。
這咫尺的距離，
好像似萬里悠長！

明燈耀着尖銳的光芒，
光芒幻成月亮，
月亮來我懷中吧！
我想學一個詩人撈取月光。

月光如許的清涼！
你輕玉的臉兒更顯明朗。
只是你微笑的雙唇，
使我聯想到櫻紅初放。

你已使我迷惘，
你已使我神往，

何況你唇邊流出的嬌音，
字字都帶着芳芬。
然而這咫尺的距離，
終似那萬里悠長！

苦 笑

我曉得人們的心焦。
誰解我畸形的苦笑？

我被羈在無愛之天。
我長禁於永恨的囚牢。

.....

.....

梅花隱住紅橋。
雪泥埋了芳草。

這漫天的孤寂啊！
這滿園的煩惱！

.....

.....

高尾山中

森森，
沈沈，
失掉威力的秋陽，
攻不進濃厚的松蔭。

山前的荒村，
谷底的樵聲，
村犬，
似在狺狺！

流水向那兒瀉傾？
冷風對誰個呻吟！
我拾着一片枯槁的落葉，
上面像有我憔悴的心情。

草徑，
已繞過了深林，

林中，
還飄着屐聲人影。
〔註〕高尾山在日本東京近郊。

人 形

我是個圓頂方踵的人形，
我也能起居食飲，
我何嘗沒有一切，不能一切？
然而總覺得我底缺陷，比枯井還深。

世間除去物質還有什麼在存？
我堅實地相信，明白地認清。
我如今雖有真實的皮囊，
總覺得我底呼吸，是無聊多餘的殘啄。

風雖無端地吹來，又無端地飄去，
萬籟發出種種的歛歛。
浮雲爲什麼散了又聚？
人們從母親底乳房離開
就準備和死神底眼睛相遇。

山色幾度地由青而黃，

人們不曾見由老返壯，
青春縱未隨着心情毀滅。
桑田却已變海，滄海都已栽桑。

幸福的好夢做猶未曾，
人類底責任盡猶未能，
徒然把握住這付真實的殘骸，
永遠把握不住了——這飛逝的人生！

1929,9,20雨夜，寫於日本府下目白。

啄木鳥

啄，啄，啄……

你漂泊的病鳥喲！

何苦來叩那蒼冷的荒林，

那兒可有你死去的生命？

生命杳無蹤影，

你倦飛的雙翅，已經失了平衡。

你綺縵的年華喲！

將向何地而追尋？

追尋到天老地崩，

追尋到萬物消泯，

追尋到盡頭的盡頭喲！

可能見你要找的時晨？

時晨不再來了，

——永不再來的時晨！

你儘管流涕痛哭，
哭度着哀惋的光陰！

光陰快些去吧，
知你已淚雨飛迸，
就是那無情無感的寒風，
如今也來伴你哀吟。

啄，啄，啄……
你飄泊的病鳥喲！
何苦來叩那蒼冷的荒林，
那兒可有你死去的生命？

我長吟終朝

我長吟終朝，
我苦笑解嘲，
啊！多情的女人嘯，
你送來這多的煩惱。

慘白的燈光，
如今變作繁霜，
那可怕的繁霜呀，
緊緊地緊緊地壓在我底心上。

血潮只在暴漲，
靈魂只在飄揚，
足音遍繞迴廊，
心鳥亂穿羅網。

多情的女人嘯，
你給我天堂，還是牢房？

我是沒有幸福的人啊——
如今的你呀，給我以希望！

「希望」是多麼美好！
希望中的辛酸，到底多少？
我底愛火燃燒，
我底身心，只有任着命運顛倒。

淚

一切的動物，
都有和人類一樣的淚液嗎？
不通的生理學家，担心只有人類生着！

淚是含着什麼成份？
不通的化學家，沒有分晰錯了嗎？
——牠滲着愛情，還伴着生命。

多淚的人們，
該是不幸吧？
這無形的酸苦，這有形的傷損！

人們的多淚，
該是幸福吧？
這「光」一般的愛情，這「熱」一般的生命！

閨外的黃昏深深

母親啊——

母親！

你永別了虛幻地歡欣，
你長抱着真實地酸辛，
你絲絲蒼蒼的頭髮，
就是象徵你此刻的遭境。

母親啊——

母親！

你將枯的衰淚，想又暗暗地瀉傾？
你迷糊的淚眼嚟，
可能夢見父親弟弟底音容，遊子底歸蹤

！

母親啊——

母親！

孤寂的餘暉，又漸漸地西沉，

淒冷的淒烟、已蜜罩疎林，
閭外底黃昏深深，
——這是你斷腸時分。

親母啊——
母親！
手中有沒有我寄回的信音？
珍珍重重地拆吧！
裏面有你兒子底瘦影，
——離情。

母親啊——
母親！
你休哭，休憐！
休憐我底落魄飄零！
誰叫你給我最堅的傲骨，
最軟的柔情？

母親啊——



母親！
母親啊——
母親！

淒 烟 1

濛濛的密雨，變成淒烟。
巍巍的高山，籠在荒天。
憔悴的旅人喲，
被棄在淒涼的，幽冷的墓前。

雨水呀！緊緊地落了一陣。
山色呀！漸漸地暗了幾分。
一顆旅人底心喲，
是這樣搖顫，搖顫得難禁。

夢境麼？不是夢境。
人生麼？不是人生。
——是將殘的夢境。
——是已死的人生。
誰都解得夢境和人生。
誰都不知我眼前幻滅的憧憬。

悽惻的人喲，歸去吧！乘着屍身還能步行。

帶傷的鳥喲，歸去吧！

那兒雖然滿眼荒荊，終於是自己底園林——
——何況有健在的老母——
——古樸的鄉人。

我踏上三年未走過的歸途，
我離開了老大的京城；
怎麼眼中昏昏黑黑，
只有胸中的慘痛，鮮艷分明。

呀！
密雨變做亂箭了！
亂箭射在我的頭顱，
射中我底胸膛，
還射穿我胸膛裏有病的寸心。

.....

五

這兒有尖尖的塔影。
這兒有滾滾的江流。
這兒曾留下我當日的淚痕。
這兒曾繫過我弟弟底歸舟。

依舊是尖尖的塔影。
依舊是滾滾的江流。
岸邊又添上我底淚痕。
渡頭已不見了我弟弟底歸舟。

滅了吧，塔影！
逝去吧，江流！
「我底弟弟怎樣了」？
你怎麼不理我，只伴着風雨無憂無愁？

風呀！雨呀！
希望你吹亂塔影，打斷江流！
莫吹打我弟弟底病體！

莫摧殘我脆弱的心頭！

然而只見我將開的汽船，
終不見我弟弟底瘦影，孤舟。
弟弟呀！你……你……
你是否還在病床，安眠如舊？

灰黃的煤烟，
飛出船沿，散在雲天；
烟雲是一樣地慘淡，一樣地綿綿；
利刃般的汽笛，忽然劈開我底腦殼，
我便昏沈地倒在床邊。

1928.9.15.寫於鎮江舟次。

臨 別

酒杯是這般地重沈，
滿樽的甘醇——滿樽的熱情。

一杯一杯的酸辛。
一壺一壺的悲憤。

是驪歌欲唱不能。
是離憂逼據寸心。

若非肩頭的責任，
早摧毀這煩惱的生命。

我崇拜那樣的古人——
在臨別時，不把淚珠兒瀉傾。

對 雪

河山這樣晶明，
天地給碎玉裝成。
污濁的世界，變作瑤城。

那兒是劫火荒坵？
那兒是華宇雕樓？
畫家底粉筆，掃平了莽莽神州。

是粉蝶們底團團對舞，
是柳絮花底重重堆聚。
是處女棉襖純潔的心緒。

狂風忽向人間悲啼。
太陽也張着火眼升起。
白雪遂成爲虛幻的美麗。

贈春風

多謝和藹的春風，
送來了一縷芬芳！

然而九畹百畝，
空記取蘭蕙底影像！

可憐的小鳥啊！
還棲在煩惱的枝上。

敬祈仁慈的春風，
再賜些生命的幽香！

莫使牠憔悴，
莫使牠悲傷，
莫損牠翩翩的毛羽，
莫撼牠多情的肝腸；
甯教詩人孤吟。

甯教流水獨唱，
甯教明月自圓，
——空谷淒涼！

春風嘯，
快吹到煩惱的枝上！

日比谷公園

別了，你使我留連的園林！
去了，不知幾時纔能再見的園林！
春雨洗淨了你底朝顏。
春花綴成了你底衣襟。
平民貴族都在你底眼前啼笑，
屐聲靴聲踏碎了你的心頭的沈靜。
白雲青空，織成你華麗的幕帳，
車輪馬蹄，在奏着雄壯的高音。
唧泥的燕子，帶去了人間的落花；
——原來落花呀！到是個有歸的宿命。
倦飛的蝶兒，担不動自己底癡情；
——冉冉地流盪，終不見自己底途徑！
啊，難忘的園林！
啊，可愛的園林！
你孕着多少清興？
怎麼在捨你而去的此刻，
——還激動了我如火的詩心！

去了，別掉這無謂的憧憬！
別了，去尋那終竟的責任！
把我所有的頹唐，留葬在你底胸中，
我已不想再來舞踊！
『薩又那拉』，「薩又那拉」！
日比谷喲！你可愛的園林。

（註）「日比谷」是東京很負盛名的公園。

「薩又那拉」是日人分別時用語。

荒 田

新居接近自然，
遠山飛到窗前，
荷香散入簾幕，
流螢獨放着暮夜底光燄。

新居接近自然，
柳枝拂開炎天，
池蛙雖吐不出什麼深意，
風蟬却把心中事，訴說了萬萬千千。

新居接近自然，
漂泊者無所謂留連，
縱然棲身於畫裏，
胸中還贖着，一片未耕未種的荒田。

秋 朝

濃露灑在失掉生命素的葉上，
也不過是平淡的水跡吧，
怎麼偏像跌碎在腮上的淚珠？

這樣慇懃南飛着的孤雁，
不是那時過去的嗎？
我是如此熟習地知道你底嗓音？

青空底弧線，
何必徒然表示着無限的延展？
短促的人生，怎又覺得迢遙！

紡織娘急忙忙的翅聲，
和着担草女兒竹扁担，直曲底繁響，
只此處流下些甜美的音樂。

車窗之前

乳白的浮雲，變做灰黃，
青蔥的叢樹，是如此地蒼蒼，
江水奔放到遠遠的東方，
永久地悠悠湯湯，渺渺茫茫。

是誰天才的畫家！
完成這偉大的圖景，張張？

旅人，你無所歸宿的旅人！
莫要愁悵，彷徨！
這偉大的圖景，是你不滅的家鄉。
息息吧！息息吧！
——你受着委曲的靈魂喲！

有誰尋得着這不滅的家鄉——
不分地主農奴。
不分貧弱豪強。

沒有農奴貴族。
沒有苦役淫放。
可是黝黯的黃昏，
——忽兒就愉進了車窗。

枯 井

枯 井

I

汲不出點兒水珠，
井——
是這樣的乾枯；
然而井喲，
還待着新鮮的雨露。
雨露呀——雨露！
你吻不吻可憐的焦土？

II

傍月的梅花，
纔有芬華。
死了的薔薇，
不會抽芽。
冷灰永無燃意。
迷羊久已忘家。
冉冉的白雲喲，

却又把青山屏遮，

III

蒼茫的荒原，
誰底前途？
不幸之斧，
砍斷歸路！
朽破的船啊，
又飄震在海洋底深處。

IV

回去吧？

.....

前進嗎？

.....

落寞悵惘的途中，
躑躅而徘徊的人啊！
日落了，
山沉了，

旅者之心啊！

V

我底幸福，我底自由！
深葬在奈何之洲；
縱能把牠掘起，
怕是已經枯朽。
留得住麼，
青春之去如流？

VI

我反對上帝，
我否認神祇，
我相信人力呀？
高與天齊；
然而破碎的命運喲，
怎把牠重新擲起？

VII

萬斛牢愁，
原儲在不幸者底心頭，
滾滾東去的長江，
可能比愁的奔流？

VIII

若說人生沒有幸福，
爲什麼你還偷生？
人生要有幸福，
爲什麼你又不斷地哀鳴？
你哀鳴着不肯死去，
天曉得你矛盾的心情！

今 天

今 天

工

「今天」就是今天，
請休問今天底來歷！
我對於剎那就會變成過去的「將來」，
總覺得不甚愛惜；
因為過去的過去，
雖有千里之馬，也不可以追及！
生命的旋流，時時從我創口內涓涓滴滴
；
青春的美酒，將變成憔悴之杯，永在我
底唇邊空空寂寂。
我不必希冀於來日，
且哭奠弔慰於今夕。
今天就是今天，
請休問今天的來歷！
我對於剎那就會變成過去的將來，
總覺得不甚愛惜！

II

禮堂如今已變做喧囂的劇場，
舞女們底白肉，
比明燈還要晶朗；
婆娑的影後，
有琴韻悠揚；
悠揚清脆的聲中，有快意人們底鼓掌；
還有興致橫溢的歡呼，隨着掌音而繚繞
於雕梁；
.....鏗鏘.....燎亮.....
.....燎亮.....鏗鏘.....
革命成功的景象？
嗷嗷民衆底幽號，
飛不進炫赫的華堂！

III

昨宵呀，昨宵！
昨宵枕畔的櫻唇，

紅如桃花之臨夕照。
我把雄偉的英軀，沉在如綿的懷抱；
我說：「我要吻你底紅唇終老」。
昨宵呀，昨宵！
昨宵的溫存，
平身未曾遇到；
我平身未曾遇到的奇蹟喲，
却迭逢於昨宵。
「Venus喲！Venus！」
我低低地迫切地輕喚，
你輕輕地急促地低叫，
濃香散滿了繡衾，
春風微翻着碧綃。

.....

虛幻的歡慰，
剎那間盡了。
把握得住的
——還是千真萬真的煩惱。
煩惱之絲，你煩惱之絲喲，

可能織成天橋？
織成天橋，讓鄉鄉中的人兒來到？！
無聊的幻想，幻想的無聊！
然而這是什麼夢兆，
——昨宵呀，昨宵？

IV

一度飲酒，
一度陶醉；
朋友們底歡笑，
聲聲使我心碎，
誰個曉得我站在灰黑的暮路，
醉眼中滴下了幾多清淚？

V

絢綺的嬌陽，
發出璀璨之晶芒。
荒空脫去了悲哀的冬裳。
冰流滴着生命之瓊漿。

靈禽任性地歌唱。
梅花盡情地開放。
明媚之光朗朗！
甘醇之川湯湯！
和美之樂交響！
氤氲之氣芬芳！

VI

雖是刹那的時候，
還未到人生底盡頭；
雖是斗大的幽房，
却蘊藏着滿滿的，無聲的，音樂悠悠。
伴我都是些忘形的朋友，
無論青衫紅袖，
都足以鍛鍊肝胆，
使我底肝胆呀，炳燭千秋！
忘愁，——忘愁！——
詩思橫溢於江流：
「樂悠悠，

樂悠悠，
慷爽共溫柔，
肝膽燭千秋，
何處是——何處是呀，
人生底盡頭？」

VII

把感情的細帳，一筆勾消；
讓淨潔的田園，遍生芳草。
芳草地上，讓革命者流血，
美人兒舞蹈。
還許畫眉鳥飛來歌詠，
也許夜鶯兒放出哀調，
芳草啊——芳草，
請你快發金苗！
淚珠兒已傾作你底飲料，
萬籟都等着你啼笑。

VIII

詩書誤我，
我怎麼還愛詩書？
縱然讀盡不可讀盡之書，
還不過如同「一隻入海的小魚」；
彷徨既不思歸，
快然又不知去。
革命的智識份子，
也只是歧路中的迷羊，資本主義者，廚
下的牛豬。
詩書誤我，
我怎麼還愛詩書？

Ⅹ

我從此披髮長吟！
我從此披髮長吟！
我還要變成一隻怪鳥，
在大空飛行！
看一看百姓們底血，
數一數豪強者底金。

窺一窺壓迫者底實力，
試一試革命者底真情。
我從此要披髮長吟！
我還要變成一把利劍，
在手內錚錚；
用牠光芒，刺破賊人底魔睛，
用牠剛鋒，劃開衣冠之內的獸心！
長吟，長吟！
變一個怪鳥飛行！
變一把利劍錚錚！

Ⅹ

細看我底照片，
恨我手中沒有刀劍！
煩惱之絲，任牠緊搏我青春之臉，
絕不是英俊秀雅的當年，
燦爛的餘霞，空留在欲盡的長天。
生命的枯葉，已向着故枝搖顫。

煩惱之絲綉——
我想砍斷你，
可恨我底手中，沒有刀劍！

XI

已經是一星期去了，
澎湃的幻覺，都向我眼前消掉；
可憐的枯柳，空垂着柔條。
任靜寂的秋千，映畫出滿園的無聊。
收拾起殘篇斷稿，
休再憐讓閒花野草；
讓牠冷落了，
這難忘的池沼。
請向空虛中，尋出我往時的路道——
去求苦悶之酒中的甘醇，去探悲哀之
海中的珍寶。
美好的時光逝了！
美好的時光逝了！
吧去，去吧——

還去求悶苦的甘醇，悲哀的珍寶！

XII

她囑我代買的畫片，
已從東都寄來；
但是我倆底心願，
已經一去不回；
咳！什麼是不可解的情，
最純潔的愛？
鮮艷的花兒，
只向着東風，作個短期間地笑開。

XIII

朋友底愛情，
我固然熱烈地需要；
然而朋友們底歡笑，
總覺得有所缺少。
這比疾病還難過的苦悶，
這比飢餓還難堪的煩惱，

作繭的春蠶喲！
不知你底絲呀，還有幾時纏繞？

XIV

飄泊不定的人。
飄泊不定的心。
人。
心。
當風的懸旒！
迷離的情。
迷離的景。
情。
景。
失水的長鯨！
迷離難靜，飄泊不定。
終古的悽愴。
永遠的衰零。
夜不會旦。

夢不會醒。
這不再來的命運。
這滅絕了的光明。

Ⅳ

我似山一般的靜止，
我似水一般的流動，
我常高歌以狂喜，
我常大哭而沉痛，
春還未來，我已哀思春底殘運。
花還未開，我已悲及滿地落紅。
地球縱有其因而存在，
人生胡爲乎易窮？
繁衍相續的意義，倘卽爲誕世之因，
則所謂堂堂的人類，也不過等於渺小的
昆蟲。
古哲之所懷疑，
今聖還在推尋；
推尋，推尋，沒答案的問題，

永留於聖哲的心中；
聖哲底心中，是終古的朦朧；
聰明的人類呀，
是一般的愚蠢。
我也不明白我爲什麼動？
爲什麼靜？
爲什麼狂喜？
爲什麼沉痛？



信

信

多時不見你底信了！
我能原諒你課忙，
你却不憐我淒涼。

怎麼？
怎麼我底信喲，
——和黃鶴一樣？

我埋在苦悶之墓——人生的囚牢，
在炎涼不定的人情中煎熬，
我雖有比鐵石還硬的心腸，
也禁不住急風暴雨，猛烈地抨敲。

你住在春光綺麗的瀛島，
你故友憔悴的心緒，
怕你不曾分曉？

.....

也想把心中事，赤裸地和你相告，
到寫時却沒有了。
難道，
難道你底信嘯，
在東海沉了？

1928. 4. 2，
於南京大倉園

離 痕

前月三十號的把唔，
這月頭一天的別離，
半宵的把唔，已成過去，
離別的創痕，又在那裏？

性情最真摯的你喲！
記否在黃浦江頭？
我說「我是十分地灰心」，
你說「你要積極地奮鬥」！

別你遠去的我喲，
仍把你底話兒深思，
可是，現在，此時，
還沒有離開愁城毫釐。

慘淡灰沈的離色，
籠罩在我底面前，

模糊的把晤，怎麼難記？
深沈的離痕，刻在心尖！

北站握別的時期

Ⅰ

北站握別的時期，
教人怎敢細細地回憶；
那刺心的汽笛嘯，
還在我耳裏拚命地狂啼。

絲絲的離魂，
顫震我愴冷的吟思；
雖是久不彈弄的舊調呀，
如今也在我指下，潮湧泉漸。

Ⅱ

像這樣無聊的謳詠，
並非我逸致閒情，
須知我萬千的牢愁呀，
正隨着荒空的暮雲，緊緊深深。

你看：

「四顧悲無限。

飄然一葉身，」

不是我那日最後的哀謳，最痛的幽吟？

Ⅲ

我終於是沒有安棲的孤魂，

永在衰草裏面逡巡：

我終於是沒有歸宿的漂鳥，

永在淒烟中間呼羣；

我終於是沒有吃乳的迷羊，

永在歧路旁邊饑窘；

我終於是被暴風吹落的天星：

向大海沈殞——永沒有光彩熊熊。

贈給C與L

美麗的天使，貼護在你們底雙肩，
張着笑口的愛神，收起了她底弓箭。
度着這蜜一般的現在吧，
放下那辛苦的從前！

芳蝶，颺颺。
靈鳥，翩翩。
一雙玉白的人喲，
結縭在粉紅的春天。

卿雲，冉冉。
奇香，綿綿。
青山笑吻綠漪了，
薔薇低首嫣然。

碧草，芊芊。
溫流，漣漣。

藝術底金芽喲，
培植於愛之心田。

美麗的天使，貼護在你們底雙肩，
張着笑口的愛神，收起了她底弓箭。
度着這蜜一般的現在吧，
放下那辛苦的從前！

1929，3，10。

別 後

工

自從別後，
我移住玄武湖邊，丁家橋頭，
你住在何處呀！
怎不把片柬相酬？

記得分離的時候，
在陶然亭旁，
陶然亭旁，
有依依的楊柳。

我問你「貴恙癒否」？
你說「好了」。
怎麼你底雙眉呀，
緊鎖依舊？

我指着坐來的孤舟，

正待請你們同遊，
你底她喲，
已扶着漿兒招手。

荷香裏，迷失了神仙眷儔。
我獨唱着歌德底湖上，
去向遊人稀處——
去休。

去休，去休！
澄澄的湖水，怎不變作濃酒？
使我狂飲，
使我忘愁！

II

碧桐疏雨，
又近秋涼。
你們底幸福呀，當不似月兒易肥易瘦！

幸福的你們呀，銷魂能夠！

怎麼你說：

「往事前塵不堪回首」？

是何時你重來湖上，

和明月綢繆？

怎也似我了，沉醉在自然底心頭？

「註」陶然亭——是南京玄武湖上的一個
亭臺，現在已經沒有了。

聽罷你底驪歌

聽罷你底驪歌，
眼中 的淚汁，添了許多；
青春這般易逝！
孤棲的滋味啊，如何？
蹉跎了——蹉跎！

「漂泊」算些什麼？
無奈漂泊者底靈魂，
總伴着愁魔。
愁魔呀，愁魔！你佔據了，我整個的心窩。
春風吹煖了山河，
吹不起我倆心琴上的音波，
可憐！
那雙雙的蝴蝶啣。
也飛來欺凌你我！

1928.5.20

復 —

好友喲，
多謝你！
可是呀，
叫我怎能足意？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如你待我的情致；
我要立刻醉死，
在這甘醇的友誼！
好友喲，
多謝你！
可是呀，
叫我怎能足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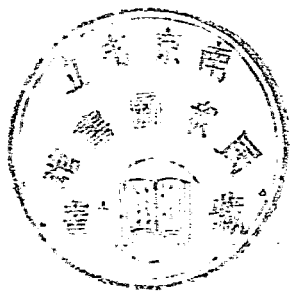
率 道

直 率

——用直率的言語和節奏，來寫我直率의思想和感情，所以把篇名也叫做直率。

Ⅰ

微視。
淺笑。
握緊。
抱緊。
吻！
吻！
死命地吻吧！



軟軟的，
熱熱的，
心悸，
肉跳，
呼吸像斷了似的、

血液像沸了似的，
宇宙消逝了，
在那一剎那！
我被甘醇沉醉，
從那時起。

是暴雨——狂風？
不。
比暴雨狂風底勢力大得多了。
是飲了烈火釀成的——
愛之酒。
酒力大過狂風暴雨底力。

妹妹！
許我更直率些吧？
人類要靠男性底直率去維持呢。
妹妹！
沒有值得你恐懼的！
直率是真誠以上的真誠，熱烈以上的熱

烈。

直率底愚蠢，不是愚蠢，
是沒有欺詐的愚蠢，
妹妹！
你欣賞過愚蠢底美麼？

汗，
淚，
交互地流，
我流盡了淚與汗，
有什麼方法去說明愛是一切力底總和呢
？

愛的火，灼熱我底心，
我將變成一個更直率更愚蠢的男性。

微視。
淺笑。
握緊。
抱緊。

吻！
吻！
死命地吻吧！

II

圓圓的？
細細的？
亮亮的？
雙雙的？

是月輪和青空。
是柳梢和微風。
是碧水和星光。
是你和我。

最美的圖景，
偉大的詩材，
不在「埃甸」，
在此處。

月輪在青空底懷裏，
柳稍在微風底唇邊，
碧水在星光底眼前，
你敢驕傲嗎？——
對於今夕的我們。

近乎沉醉的，
頻於涅槃的，
不是幻滅喲，
牠激起了凝滯的血！

Ⅲ

一切都沉寂了。
只有工場裏軋軋的聲音。
一切都沉寂了。
只有煤坑裏「耶許」的聲音。
一切都沉寂了。
只有我倆心兒磨擦的聲音。
一切都沉寂了。

只有我倆嘴唇相接的聲音。

IV

像綿軟，

又有些彈性似的？

像溫暖，

又有些涼爽似的？

像芳芬，

又有些清冽似的？

像濃豔，

又有些素雅似的？

——我倆就伏在愛神這樣的羽翼下。

V

友與仇，

愛與侮，

誰能摸着牠底分際？

恨不能把你吞在我底心裏！
恨不能咬下你底臂肉！
——這是殘忍的敵意？
還是重大的侮辱？！

實在話，
我底靈魂偏要如此。
請你恩惠地給我一些敵意和侮辱！
沒有比這更能使我歡喜的了。
誰能摸着牠底分際？
愛與侮，
友與仇？

地球底憤怒

地球底憤怒

地球在那裏從容地自轉公轉，
人們準備着出發，撕殺，凱旋。
地下層層，都是前人底戰血，
如今地上河山，又要被英雄們底白骨填
平。

地球在那裏從容地自轉公轉，
已經看盡了，人們靈巧的內心；
他還意識到正義與和平，
自古至今，都做了戰神底「哀的美登」。

地球在那裏從容地自轉公轉，
心中已明白了最無用的
——是「哀號乞憐」；
無論南極與北極，都沒有什麼同情。
原來多數人底腦漿呀，到處供着少數人
底吸飲。

地球在那裏從容地自轉公轉，
憤怒的火焰，灼滿了偉大的地心。
馬上像有鐵汁噴來，
噴來熊熊烈火，燒燬了「冷酷」底在存！

詩 人

有人說你是神經病者，
詩人啊——你可知道？
有人說你是向鐵牢擲彈的黑囚，
詩人啊——你可承招？
有人說你是一切的破壞者，
你總是推着不曉。
有人說你是一切的創造者，
你也是默無回報。

我看你底靈魂，
寄在母親底懷抱？
我看你底身體，
住在情人底微笑？
我看你底呼吸，
伴着狂濤底嘶嘯？
我看你底血液，
激着民衆底幽號？

然而只見你在發狂，
只見你在藝術的堂奧，
只見你在毀滅偶像，
誰見你在苦心締造？

詩人
拋丟你羅曼的情調！
詩人
集中你革命的吼叫！

囚徒



星一樣多的眼睛，
灼灼地還嫌得模糊嗎？
——那只是個醜陋的污穢的囚徒！

兩雙武士又粗又凶的大手，
把他抓住，像公雞噉起草蟲。
盒子砲白郎林密軋軋的縫裏，
只一閃他深沉的眼光，
和曲在身後的手臂膀。

灰布棉袍，
罩着瘦削的身材。
失掉本來形式和顏色的帽下，
蓋着半白的髮鬚，暗黃的窄臉
和介乎敬謝與鄙視之間的笑態。

他不但沒有老虎底爪子，

也沒有獅子底牙齒；
他底腕力，能只推動筆尖，
所以只推動他底筆尖，
去覆地掀天。

然而天地還戴覆着許多矛盾，
原來人間底「真理」，常有「現實」作梗。
他曾担着歷史的使命前走，
然而他底「成功」，要丟在他「失敗」以
後。

此刻他已被拉到那階下的石路；
爲何星一樣多的眼睛，
還是不捨地釘着那個囚徒？

我在產床間呻吟着

我在產床間呻吟着，
我心慌意亂地握緊兩手，
煩熱的血輪，灼遍我底全身，
我底喉管，如同六月的乾旱。

我底腹部，好像就要崩裂，
怎耐得這如紮如割的展轉。
我眼裏迸出的，不知是淚是火？
我淋漓週身的，不知是血是汗？

母親當時不知是怎地生我，
一陣一陣緊迫的劇痛，使我膽寒。
靈魂就像失掉依據，
我急促的呼吸，刻刻都受着靈魂牽拌。

看護婦懇切地叫我鎮靜，鎮靜，
誰曉得我已鎮靜得屢次三番。

上帝底仁慈，仁慈，無限盡的仁慈？
人類底苦難，苦難，無限盡的苦難！

雖然幸福和苦難，是乘除相因，
怎麼恩惠的眼睛，還未向我睜看？
昏絕，我祈求昏絕後不要醒來！
我痛苦底高度，已高過了Alps山。

看護婦和藹地對我說：
一忽就要到苦海底比岸。
……太陽一樣的光明，
果然在我陰鬱的臉前燦爛。

你們該無需了——我再叮嚀

悲哀，煩悶，徬徨。

——自殺的刀槍。

青年啊！

拉碎吧！——拉碎那惡魔底鐵網！

迷醉，因循，妥協。

——長蛇底毒舌。

青年啊！

斷絕吧！——斷絕這凶狠的相脅，

是險道？還是坦途？

是平順？還是崎嶇？

是真理？

是錯誤？

爲什麼要躊躇呀，躊躇？

想不想前進。

向何處去疾行？
怎樣地鼓起足脛？
抱着多大的堅忍？
青年啊！
你們該無需了——我再叮嚀！

前線三部曲

I

快和你底女兒，作個最後的泡擁！
母親啊，這沸騰的鮮血，怎叫牠不叩我
底心鐘？
心鐘驚醒了我黃金的美夢，
黃金的美夢呀，已經向無底的海裏，永
遠消泯。

快快摘斷我，項上的珍珠。
快快摔破我，玲瓏的玉櫥。
那些鑽石底金光，
都是些罪惡底根株。

象牙的雕像，也只能引起我癡惘的鑑
賞，
湘妃榻上，空堆着醉人的溫香。
絹皎的明鏡，雖映着我璀璨的年華——

牠也是我衰，敗，朽，滅的墓堂。

繡鳳的錦幕，
徒然護着你勝花的女主；
對於苦難中受餓的同胞，
何以你默然無語？

快和你底女兒作個最後的抱擁，
母親呀，我要燒毀這巍峨的白宮；
這座白宮，曾經萎廢過，我底精神，
牠一切的綺麗與輝煌，只使我底精神，
淪喪淵中。

那幽曲的迴廊，
讓一班癡愚的男女，散步吧，密語！
那邊園裏的亭台，
就給他們去豪飲，歡愉！

快和你底女兒，作個最後的抱擁！

母親呀，集合的喇叭，已經吹到最後的
一聲。

鮮明的旗幟，已經蔽起長空的日影，
咆哮的烈馬，已經衝起滿地的沙塵。

我把斷髮掠定。

我把纖腰束緊。

我在長靴後加上刺針。

我裝滿彈丸。

我按好槍柄。

我底靈魂鎮靜。

我底心兒堅硬。

我全身膽汁。

我沒有淚痕。

我要痛殺敵人。

我須衝向無情的砲火，

從無情的砲火裏，奪回自由的光明！

母親呀，快和你底女兒，作個最後的抱
擁！

II

蕭蕭的冷風，吹不透鬥士底征衣，
因為我全身的細胞，都裝着燃燒的勇毅

同志們底握手，是信心底抱吻，
信心之中的鮮血，是鐵底成分，
我們靠着血的利刃，
我們向帝國主義者底壁壘衝鋒。

蕭蕭的冷風，吹不透鬥士底征衣，
我們都在祈禱着，光榮的戰死。
天體上的銀河，顯示着正義底正義。
星星上的光芒，炫耀着真理底真理。
英勇的男兒，快快催進你們底戰驥！
你看躍馬先驅的，還有個女子！

蕭蕭的冷風，吹不透鬥士底征衣，
黑漫漫的夜氣，舐去了大地。
斷翅折臂的和平之神，

在黑暗的墳中，享過了奠禮。

戰神露出門齒向我們宣誓，他說：

「鬥士們！鬥士們！要爲着大衆而鬥！鬥！」

現在是和平之神死去的時候。

你們該吶喊！發炮！直到她復活以後！」

III

昏夜的黑網，密密地罩着人羣，
九五大砲，已向着敵人底堡壘描準，
飛舞的火花，分明是巨彈的命中，
野砲底連發，是掩護着我們，奪壕而過
的進攻。

機槍泊泊地掃射，幾乎接近了地面，
颼颼的鐵丸，屢屢透過我底髮鬢，
我底衣上灑滿了，同志們底鮮血，
我底耳中還留着，同志們「殺」「進」的呼
聲。

昏夜的黑網密密地罩着人羣，
我底同志們，已經多數的失蹤；
我未冰的血流，還在急急地循環，
我未盡的腕力，還能續放着，我底短銃

。

我不敢長時間地，拉下面罩，
我緊防着毒氣的侵到。
我殘餘的喘息，雖然還在絕叫，
許多同志們底身體，又向着電網摔倒。

昏夜的黑網密密地罩着人羣，
幾度有計劃地退却，
幾度決死地猛衝，
山岩的樹木，早已被火藥燒空，
柔韌的地殼，也似乎全被炸彈穿過通，
我底坐馬已不知換了幾匹，
我底征袍呀，已不知是炭黑；還是猩紅

？

昏夜的黑網密密地罩着人羣，
茫茫的沙場，陣陣的羶風，
這裏臭不到，深閨的氤氳，
這裏聽不見，母親底喉嚨，
當年離家的木蘭，該也是如此吧——
欣賞着悲壯的風雲。

昏夜的黑網密密地罩着人羣，
靜默默的空氣，聲急急的秋蟲！
我用足尖，敲着馬蹬丁冬；
拜倫底英靈呀，
怎不來爲我譜韻！
夜襲已罷，只等待拂曉的出動，
然而昏夜的黑網，
還是密密地罩着人羣。

球 戰

拋去無用的筆，
從此不寫詩了！

我要做粗暴的武士，我不做嚶嚶啜泣的
文蠅；

我要緊握着粗大的雙拳，
去和反革命者抗爭。
前進啊——前進！
我這兩雙鐵腕，
可以橫掃軍閥底雄兵。

我抱住這炸彈似的皮球，
我想朝無情的獸域猛投，
眼前斗大的球籃，
我總看做讎仇底胸頭，
我不畏一切地突擊，
我奮不顧身地馳驟，

血液在我肉內澎漲，
我睇視流星亂飛的球彈來往；
啊，——這二十世紀的戰場！
我帶笑歸來，裹起鮮血淋漓的創傷，
靜候那再戰的笛聲暴響。

拋去無用的筆，
從此不寫詩了！

殺敵去！

折下那長堤柳，
做馬鞭。
這滿山的春筍，
是我們底刀劍。

呀！多殘暴的強敵，
守着那森嚴的牆壁；
深深的壕溝，
怎不變作竈窰？

咚咚的鞀鼓，響澈了雲霄，
灼灼火光中又發了千斤的重炮，
這並不是十萬無烟的爆藥，
是全國革命民衆底肉和肝腦！

去——
殺敵去！

桃花泛起漫天的血潮，
大江黃河，也泛着我們底勇氣了！

警 報

和約的朽索，撐不住贖武的希忒拉
「袖珍兵艦」，「私人軍隊」，又成為德意
志底口號。

Dallio, Corvour, 大戰船在意大利，廣造製

。

鴉羣般的飛機，更到美利堅底天空飛

。

英吉利充實海軍的提案，已經擬好。

都龍港上的法國空軍，狂啼悲嘯。

美利堅三年造艦的程序，宣佈完了。

日本補充海軍的計劃，又經發表。

大中華底中心，佈滿了帝國主義的前哨

。

太平洋底太平，突變為震天撼地的風暴

。

世間將又加增幾百萬的孤兒寡婦，

政客富豪，却為削減失業的人口，猶

笑。

愛惜私財的人們，却不惜私財去製殺人的原料。

同情的人們，却不同情窮人去供炮火轟燒。

德國雷馬克，請繼續你帶血的聲調！

法國巴比塞，請鼓起你勇毅的喊叫！

中華同胞，要張開我們底睡眼睛遠瞧！

全球士兵，要移動你們瞄準後的目標！

鬥獸者爲着自己底利益，鞭策同類撕咬

，

像獸一樣被指揮着的人們，快砍下自己
背後的魔爪！

首次大戰，八千萬死傷者底幽怨，如潮

，

又像秋風向着世界呼號；

秋風在說：

「該認清些了——當你們聽到二次大戰的
警報」！

1933年9月。

1933年12月付排

1934年2月初版

版權所有

實價三角五分

